

莎克 著

# 水怪





洪天賜教授捐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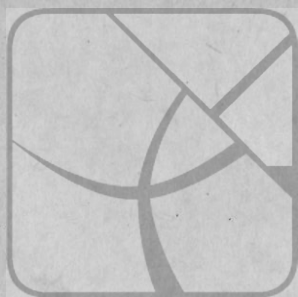
# 小怪

莎克 著



 而今出版公司 出版

新天學外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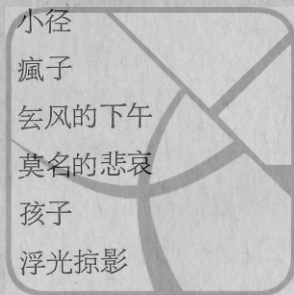




## 目次

- 1 石榴
- 4 求乞者
- 8 猫头鹰
- 11 談鬼
- 13 壁虎
- 15 雨
- 17 蚊子
- 19 蒼蠅
- 21 木瓜
- 23 六点半
- 26 螞蟥
- 28 翻筋斗
- 30 小心
- 32 几秒钟内的事
- 33 丢石子的人
- 35 落叶
- 37 曇花

- 39 亮光
- 41 椰树
- 43 祝福
- 45 养鳥杂记
- 48 夜宿虎豹島
- 55 牙痛
- 57 小屋
- 59 蜜嫂
- 62 番石榴篇
- 65 小径
- 67 瘋子
- 68 云风的下午
- 70 莫名的悲哀
- 71 孩子
- 74 浮光掠影



## 石榴

石榴花誰没見過？花開時，那鮮艷的紅色，多美，多討人喜愛。

石榴誰没嘗過？熟透了的石榴，裂開了皮，露出一顆顆紅寶石，嚼起來才脆，才甜。

還記得，小時候偶或得到一個，那份喜悅的心情自不必說了。即使是最劣等的一個，也仍然欣喜過望，非耍弄上老半天不捨得吃。吃的时候更加慎重其事了，總要慢慢的剥開皮，而後方慢慢的一粒粒數着吃的，即使真帶點澀味，幼小的心田可仍是甜滋滋的。

現在想耍得到一個甜而脆的，熟透了的石榴，自非難事；只是孩提時那份喜悅的心情，却早已沒有了。縱然，我還是愛吃石榴的。透過那一顆顆紅寶石，我看見童稚的我在閃灼。

童年時代，我們家種有一棵石榴樹，長得並不祇高。但那時却常常生氣它長得太高，像是有意跟我作對一樣。好容易盼到果實結了，便跳跳蹦蹦的跑去想採：伸長了手，踮起腳跟，再不便拚力一跳。但都白費氣力，仍採擷不到。那逗

人喜爱的，令人垂涎的紫紅色的果实，仍然一絲毫損的高懸在枝丫上，風一吹，一晃一晃的很像要跌落下來。

而那時我也常這麼希望：希望風吹大點，希望它晃動得厲害點，最好是不偏不倚的跌落在我底手上，而後我獨個兒慢慢的剝開皮，慢慢的一顆顆數着吃。啊，那該有多好啊！但我記得我那時的「希望」總是落空的。

祖母闲着時總喜歡栽種些花草樹木。那棵石榴樹便是祖母親手栽下的。逢到花開時，祖母總要再三囑咐我們，不肯我們用手指對着它指，說是這樣一來便再也結不出果实；即使結了，也會粘不緊枝端的。但背着祖母，我們却常常若無其事的去指它。過後雖也有一些粘不緊枝端，却也曾結過好些個熟又大的。不過，我記得我們家只有那棵石榴樹曾經結過果实，以後雖也陸續的栽了好幾棵，但都是不結果实的。

祖母有一點很值得我們學習：就祇是一個石榴，祖母也總要一小塊一小塊的剝成好些片，絕對不會忘了我們中的那一個；但有一點，後來才知道祖母的所以要栽種石榴樹，並不是為了要得到果实。

祖母很珍惜家裡的石榴樹，常說一個家這麼大，要沒種上一棵，逢到急用時才向鄰居要是很不方便的。記得孩提時有一回祖母要我去折一枝紅花。也不問清楚什麼是紅花，我便拔腳跑了，而結果是折錯了。也記不清那時是錯折了一朵什麼花，只記得是折回來一朵紅色的花，只記得結果是挨了一頓罵。

後來才知道祖母所指的紅花便是石榴樹。祖母要我折的

便是那帶叶的石榴树的細枝。但祖母就不称石榴树，而常唤做紅花。

祖母所說的不方便也的确确是真的。祖母常常爰用到紅花。祭神的时候，祖母总爰在那些祭品上插上一小枝一小枝的紅花。小时候我不明白，現在我仍不明白那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

小时候我们一生病，祖母也常盛了一盆清水，折一枝紅花在清水里浸着，拌着，而后在我们身上潑洒几下，撩抹几下，說是这么一耒便会平安爰事了。我们那时虽觉得好笑，但也只好听从祖母，任由祖母摆佈，一点也不敢抗拒，怕祖母生气。

誰家的孩子爰是徹夜啼哭，做出一些反常的事，說是因为給什么冲到了：如不小心吃了人家結婚的糕餅，或是不小心闖进那刚办喜事的人家。祖母知道了，也总这么吩咐着說折一枝紅花給他撩抹几下，将会平安爰事的。而且还常關懷的說，爰是家里头没种的話，那就到这兒耒折好了。

現在想起来仍觉得好笑。前些天经过一家门口时，看見那门内的石榴树上掛着好些空蟹壳，只是却未曾看見一个紫紅色的果实，一朵艳紅的花。记得祖母在的时候，也曾这么做过的。只是后来家里种的那几棵石榴树，花倒是開过几朵，可就从未結过一粒果实。



## 求乞者

这个中年男子常常来我们这一带，也来我们家。他来我们家的次数，我可记不清了。也不，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每逢週末他来。

他来了，木棍在地上一顿一顿，那声音很响。我们跑出来看时，祖母已把角子放进他那深褐色的帽里。他把角子塞进袋里，而后仍旧戴回那深褐色的帽子，而后一言不发的走了。那空气真有点窒闷。我们呆呆的注视着他那一晃一晃的曳长的身影，还有他那仍旧在不停地颤抖着的左手。我们都沉默了。

那是第一回他来我们家的事。那时祖母还健在。有一点我至今仍在后悔：我记不起那天是不是週末。只是，以后他便常常来我们家，竟致祖母对他也有了反感。我常想，做官的妾能像他这么「勤」，这么风雨不改，那就好了。

他来的次数多了，我们对他也更加的熟悉，谈话中不时也谈到他，但多半是骂他不肯振作。

我们这一带的「老爷庙」真多。於是，常常有人来「募捐」，说是请大戏的，说什么某月某日是「莱山老母」，是

「哪咤三太子」的生日。祖母虽咀里嘀咕，可也每次都给了。照大小而分：一元或二元。而他，我觉得和这些人没有多大分别，只不过他没有那些印好的收据罢了。

他虽然没有印好的收据，但可十分神气。他的面孔很凶，眼睛常常是斜瞪着的，似乎觉得你应该同情他，应该对他加以施捨。

「施捨」倒是小事。只是我总觉得他没有理由来耍这个施捨。他还可以工作呀！他一点也不残废，走起路来还很快，说健步如飞一点也不过份。他那木棍只不过是用来顿地板，用来引起人家的注意而已。

是的，他一点也不残废。竟连他那总是抖个不停的左手也是装出来的。那是弟弟发现的秘密，是弟弟告诉我的。而后来我自己也注意到了，我看得很仔细：他的钱才接过，曳长的身影才拖出门外，那「残废」的左手便不再抖了，而且一摇一摆的，很神气。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耍这样的虚伪。

我渐渐的看清他底咀脸；其实别人早就看清了。据我所知，左邻右舍是从不给他钱的，即使是五分。就让他独个儿顿着木棍，抖着左手。我想，这也许是因为他来得很密的缘故。而且目光很凶，不像那些「老爷」的帮手，会婆婆妈妈的讲一些令人仗服的「老爷」的话。

这以后，我们在谈话中偶或谈到他，不仅仅骂他不肯振作，且气愤愤地加多一声——可恶！

不可恶吗？但像这样可恶的人，社会上多得是。

也记不清是哪个週末，我们决意给这「可恶」的人一点

顏色看看。这「顏色」說起来也简单：諛他白站。当然，他是耒啦。那木棍頓着地板的声音，拓拓拓的，很响很响。我从窗里望出去的时候，他仍站着，抖着左手，口里还吐出一些难听的话。我心里这么說，本領的就站着不走；而結果他是走了。像是祖母把角子放进他那深褐色的帽里，还听见祖母帶气的对他說：「拿去吧，下回可不能再来了！」

祖母說是这么說的。他耒时，祖母仍是把角子放进他那深褐色的帽里。有时也重復着那句話。

我常常记起一位年紀和祖母相仿的老太婆。也和祖母一样，她已经去世了。也是到現在，我才明白她和祖母的関係，明白她那时为什么常常耒我们家。

她耒我们家时，我还是一个蒙昧无知的孩童。心目中只觉得她並不陌生。也想着：她定是祖母的朋友，定也有一个家，也有孙兒，心地也和祖母一样的善良。后来才知道她是沒有家的。

其实她是有一个家的。后来祖母憶起她时，总是接连地叹息着：「那时你们都还小，就连你们大哥也知道得不多。鬼子南侵，她的好好的家完了。全家人除她外，都被『检查』了。……」祖母說到末了，总还补上一句：她的命运真坏。

她給我的印象最深刻的是：也拄着一根木棍，走起路来很慢，很辛苦，像隨時都有跌倒的危險。她的背很駝，看去比祖母矮小許多，也蒼老許多。

她每一回来我们家时，都是从后门进的。她熟悉我们家

后门的闲法，像进入亲人的家一样，然后又把门闩好。见了祖母，总爻說：「你还真健康。我快爻走不动了。」祖母把手搭在她底肩上。常常是，她们就这样站立着談了許久 許久。

祖母和她談話时，一点都不像平时那么大声，我一点也听不清楚。其实我那时只是好奇的看着，全不在乎於听的。只知道她說时常常流淚，祖母也常常跟着流淚。

有一次，祖母和她談了很久。她爻走了，祖母照例量了白米，还拿了一些食品放在她底破篮子里。天剛下过大雨，地上很滑，我看見祖母扶着她走出后门，还再三的嘱咐她爻小心。

这以后便没見過她末我们家了。后末有一次我爻意间向祖母问起，才知道她已经死了。

她已经死了；但有多少像她一样被遺弃的、可怜的生命还活在世上啊！

·一九六六·

## 猫头鹰

最近夜里常听到咕嚕咕、咕嚕咕的声音。那声音很低沉，但听起来很清楚，很响亮，像是从屋后的竹丛里传来的。我很熟悉这低沉而又响亮的咕嚕咕声。我知道这是猫头鹰的叫声。

乡间的夜是格外寂静的。纵使每晚都有虫鸣，可也还是寂静的。此刻，虫鸣似乎没有了。震盪着我底耳膜的是一阵阵间歇的，低沉而又响亮的咕嚕咕声。换若幼时，可又委害得我蒙头盖被，不流一身冷汗才怪哩！

想起猫头鹰，我便想起死人。小时候常听祖母说，听见猫头鹰那咕嚕咕的叫声，总是会有人快要死了。祖母还说，委是听见猫头鹰的笑声，那么死的准是女人；委是哭声，那么死的准是男人了。我那时除了感到疑惑不解，而且心里总萌起一种莫名的害怕。

现在这种害怕倒是不必委了。只是我仍疑惑不解：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样才是哭声？怎么样才是笑声？只觉得咕嚕咕就是咕嚕咕，根本没有什么哭和笑的分别；然而遗憾的是：我那时真愚笨极了，为什么不会向祖母追问，死了男人，猫

头鷹哭；为什么一死女人，猫头鷹便笑？

那时候我总觉得祖母的話相当应验。祖母一听见咕嚕咕，便摇头叹息說：真衰。有一次听了，隔天村里果然死了一个老人，是男的。但祖母却没有說起是不是哭声；而我更是一点也不知道。一听见咕嚕咕，我的整个身体，还有被，都卷曲成了一团。我就在被窝里淌着冷汗，哪里还有心思去細細辨别。

不过，祖母的話有时也不应验的。祖父死的时候，二姐死的时候，还有祖母自己临終的前一夜，我就根本没有听见什么咕嚕咕。

祖母常說猫头鷹是不吉祥的鳥。看見了，比看見了烏鴉还歹不好兆头。我想，不单单祖母，許多人都是这般想，就连我自己小时候也是这般想的。

深夜里回首孩提的我，觉得自己那时实在幼稚得很，实在蒙昧无知得可笑，而且也实在有着太大的罪过。不是吗？看見村里的孩童手拿弹弓，拉紧膠帶，对着那棲息在榴槤树的枝丫上的猫头鷹瞄准，幼小的心不也撲撲跳动，不也躍躍一試？啊，这不是罪过是什么？

白天的猫头鷹像闭目坐禪的和尚。一粒石子擦着牠的翅翼掠过，牠仍呆立不动，因此常常是被打落下来，落下来了，孩子们一拥而上，团团围住了牠，非用石块把牠击到头破血流而死不肯罢休。接着便是哈哈大笑的声音。我也跟着拍手，也跟着大声欢笑起来。啊，这难道还不是罪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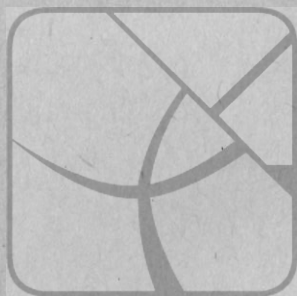
后来我常常想：如果那时候知道猫头鷹並非所謂不吉祥



的鳥，而是人类的朋友，那我一定会捨命救活那落下來的朋友。那时，流血的該不是猫头鷹了。

此刻，那低沉而又响亮的声音仍震盪着我底耳膜。咕嚕咕、咕嚕咕，那声音是多么的有力，是多么的悲壯啊！

·一九六七·



## 谈鬼

正午的天火热。和几个朋友坐着闲聊。是誰把話題一转，大家於是兴致勃勃地談起鬼来。而我很少发言，只默默地静听一个个編造出来的鬼故事。记得小时候我也常常这样。

记得小时候常有一个人来我们家談鬼。他便住在我们家附近。人長得矮小，背有点駝，大家都叫他「駝背老」。其实那时他才只不过四十左右，並不祇很老。他来了，大家都很喜欢，因为有鬼故事好听。而他也似乎专为談鬼而来我们家的。

他常在晚上来的。縱使有月光有星光，也仍不忘帶他那支特大的手电筒，而且拿得很低，似乎要照亮地上的每一棵小草，每一粒沙石。一看见那光在地上一闪一闪，我幼小的心便再也不能寧静了。

他来了，总要先找祖母打过招呼。而后便坐在老地方，而后便开始談他的鬼故事。我们忙着替他倒咖啡。每談完一个，他总还要接连喝了好几杯咖啡。也許談鬼口会渴得较快，我其时这么想。不过为了听鬼故事，我们都很乐意去做。他

肚子裏的鬼也的確多得可怕，談不完，幾乎每晚都有新的出現。但有一點似乎是有沒有變更的，那就是總離不開墳墓、棺木、古老的屋子、古老的樹木、竹叢、尖叫声和風雨雷電。

他滔滔不絕地談着。我便默默地蹲在一旁靜聽。談述中，他總愛把自己也拉進去，所以聽起來很真實，而也就更加的恐怖了。雖然愛聽，有時卻又恨不得他趕快把鬼結束，趕快回家：那是當聽到他談起幺頭鬼和長舌鬼的時候。有時他回去了，但一看到板壁，我的心便不能安靜，那大概是想起了「遮壁鬼」，而遮壁鬼便常是他底鬼故事裏的主角。

他末的那個晚上我一定是沒好睡的。在夢里我也會分明的看到他那可怕的手勢，他那可怖的神情和他談時那抑揚頓挫的聲音。

十餘年一晃過去。現在可記不起他所談的半個鬼故事了，只覺得小時的害怕其實是多餘的。

是的，是多餘的。鬼其實並不可怕的。幺頭鬼和長舌鬼，說不定他們底心都是善良的，只不過生得醜一點罷了；而社會上真正可惡的鬼多着呢，害怕，那你定愛吃大虧的！

天還是悶熱。朋友們談到緊張處，流熱汗也流冷汗。我忍不住插口說：鬼其實並不可怕的，怕鬼的人心裡先有鬼。你們不也聽過「鬼是怕踢的」，遇到了，鼓起勇氣踢牠一脚兩腳，而後來一個冷笑。

但我的話也是多餘的。朋友們不贊同我這麼說法，倒先向我來一個冷笑。

·一九六七·

## 壁虎

据说壁虎是不咬人的，而且还是益虫。小时候似乎也曾听祖母说过，壁虎通常是不会咬人的。还说，要是有人被壁虎咬到，那一定很衰。

壁虎究竟会不会咬人，我可不太清楚，原因是我没有被壁虎咬过；至于壁虎是益虫的这种说法，我可有点怀疑。

直到现在，对于壁虎我仍有一点好感。一看到壁虎，甚或一想起牠，便会使我想起那兇残的鱷鱼。

一到晚间，四野的虫声响起来了。那「唧唧唧」的叫声，听起来怪亲切、怪舒服的，那是大自然最具特色的音响，也是市区所没有的一种情调。夜里读书或写作，我最喜欢那自然的伴奏；只是在这时候，有时突然传来几声或者一连串「则则、则则」的尖叫，那是壁虎在冷笑。那我可感到怪不舒服了。它划破了夜的静，而且破坏了那种特有的情调，也扰乱了我的思潮。於是，我一定得找到声音的来源，把牠们赶走。虽然我很明白，这在于坚持壁虎是益虫的人们来说，一定会斥我是在吓唬「忠良」。

近来也许是天气正在变坏，晚上一亮灯，便引来无数的

舐蛾；也引来了壁虎，虎视眈眈。这些追求光明的小英雄，就在那里盲撞，撞跌了羽翼，也撞进了壁虎的口里。

且莫问舐蛾是不是益虫；当看到牠们那股蛮劲时，我於是非把壁虎赶走不可。

昨天夜里，一只迷途的小粉蝶突然闖进屋来，也朝着那盏灯盲撞。我随手抓起一本杂志，朝牠扑打了几下，想把牠赶走。牠惊惶失措的舐撞着，終於停在横樑上，終於也只抖落了一些花粉，而后被吞进那窺视已久的壁虎的肚里。壁虎摇摆一下飽脹的肚子，竄到横樑背后，还在「則則、則則」的冷笑。

我感到悲憤也感到内疚。我原只想把那小粉蝶赶跑的，没想到竟因此而害牠丧命。

·一九六九·

## 雨

我是在赶时间，而雨偏又在这时候下了。

其实已经好久没下雨了，人人怨声载道。这阵雨其实正下得适时。路旁的树木在欢唱，在招手，不正是在欢呼雨来得好么？而我的心里却焦灼得很，一点凉意也没有。

我在想最好现在手里有一把伞。像前面那位少女一样，雨是那样的大，她却还可以从容的保持着姿态美。其实刚才应该拿伞才对，我又在想。刚才的天黑得不成样子，不正是要下雨的征兆么？若不是觉着多带一把伞，心里头似乎多了一件事，我也不必落得像现在这副可怜相了。

我几乎是在跑的。前面的停车棚已经在望了，我有点仗心，脚步也加快了。停车棚里挤满了人。我只好躲在一角，雨仍可以打到我的身上，我也并不介意，反正衣服已经够湿了。回头一望，刚才走在我前面的那位少女还在风雨中摇摆，只是身影已缩小了。看起来一切都有点反常，似乎都在和我作对。巴士车足足等了廿分钟才到。

巴士车像沙丁鱼罐。窒闷。我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而它却偏又走得很慢。车到中途，停了，是有人在上车。一



个中年妇人提着一大篮东西，拖着一个小孩，也帶上未一阵吵声。是有人讓了座位給那中年妇人和那小孩。

「感謝阿叔！」那声音好大。

「还不快坐呀，死人仔！那把伞我明明放在桌上，再三吩咐，誰叫你忘了帶，害得淋成这个鬼样子！这种死人雨不懂霎下到什么时候才肯停！……」

那妇人一下罵孩子一下罵雨。坐在她背后的一个老者，这时候也发言了，声音比那妇人还大。

「这种雨会很快就停的。你看，那边的天不已经開始在亮了！」

我看不只是我，几乎所有巴士车上的搭客，包括售票員在內，都朝着那老者所指的方向望去。我奇怪自己为什么竟不曾发觉那已经開始在发亮的天空。

老者的話方說完，「沙」的一声，雨下得比先前更大了。

好不容易从车后挤到车前，因为我的站也已经到了。

。一九六九。

## 蚊子

不討厭蚊子的人，我想恐怕不会有吧。

有的人为了怕蚊子叮而燃起蚊香，掛起蚊帳，甚至滿身塗油抹粉加以防备；而我什么都没有。我有和蚊子作战的習慣。

雨天，难得看見一只蚊子飞来繞去，大概蚊子也和人一样怕冷，不想出来兜风。

热天，蚊子可多了。一坐下来，蚊子就在你周围活动，尤其是在你脚下活动，向你偷襲。当然，这偷襲的本領並不高强。一感觉到脚部有点异样，我总会轻轻的把脚一提，俯下身去給牠迅雷不及掩耳的一拍，通常都会被我拍中的；只是也有狡奸巨滑的，当你正在提脚的时候，牠便识趣的溜之大吉了。那是最令人痛恨的事。

夜里躺着看书，蚊子就在你耳际吵个不停。牠不是在偷襲了，而是在向你挑釁。牠竟有这样的胆量，向你採取这样的攻势，也許是以为你这样躺着，行动很不方便吧？这时候，我总会大力的舞动书本，有时也居然被我拍下一只半只。於是牠不再冒险了，牠转移阵地攻你的脚部。我於是又舞动双

脚，有时甚至爬起来。在这种情形底下，牠惊慌的，急速的兜了几个圈子，而后逃走。而我也明白牠並非真的逃走。我只有加紧备战。

有时我那种备战的心里也会松懈下来的，於是被叮了一口，感到一阵痛痒。可我也没有塗抹什么良油，也並不懊悔没有燃点蚊香或掛起蚊帳。因为我觉得那一阵痛痒反而是一大好事，它会加深我对蚊子的仇恨。

热天里和朋友談天，常常会自然的談到蚊子。我也曾把我的作战经验告訴他们。他们都笑我愚蠢；而我却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愚蠢。我倒是觉得那样舞舞手踢踢脚，即使不能把蚊子击中，對於身体或多或少，也会有点好处的，至少能帮助血液循环。

我怀疑自己竟已把它視為一种运动。

·一九六九·

## 蒼蠅

蒼蠅比蚊子還更令人痛恨，而且也更加難以應付。

蚊子即使你擊牠不中，牠也會裝腔作勢一番，隔了些時候才回來找你的麻煩；蒼蠅可就不懂得裝腔作勢，牠几乎是死纏住你不放的。我寧可讓蚊子未叮，而不甘被蒼蠅戲弄！

想用手拍死一只蚊子，並不是件難事；但若想用手拍死一只蒼蠅，這可難了，我总觉得似乎沒有這種把握。其實即使有，我也真有點不屑為之，因為怕弄脏了手。

而蒼蠅也的确是太脏了。有時看見湯里浮着几只螞蟥，大家會驚叫起來：「呀，湯里有螞！」祖母在時總會喊了：「吃啦，怕什麼？吃蠅一只，吃螞一千！」祖母的比喻不懂會不會恰當，但听了總教人不寒而慄。想想看，要吃一千只的螞蟥才抵得過一只蒼蠅，這傢伙的确是陰險可惡，害人不淺呀！

記得有一次到友人家中。他的家是在山芭地方，屋後種着一大片的番薯，屋的旁邊還有一個猪寮，一只大母猪躺在污水里，蒼蠅就在那里聚會，「嗡嗡嗡嗡」的吵音，老遠便可以聽見。我起先还以为只猪寮里有。誰知一進到屋里，滿

地的蒼蠅，滿桌的蒼蠅。我心里在发毛。隨手扫開几只。友人見了，笑着說：「这里是山芭地方，蚊子多的是，你要小心提防！」我心里好笑，我还以为他妄說蒼蠅哩。

我觉得奇怪，这样滿屋的蒼蠅，而他竟視若罔睹；再想，又觉得一点也不奇怪了。蚊子叮人，吮吸人的血，那鮮紅的血啊，誰不痛心？而蒼蠅既不叮人，也不吮吸人的血，牠只嗡嗡嗡嗡的唱着，来回的舐着，做着不可告人而又不着痕跡的勾当。



一九六九。

## 木瓜

无意间发现园里那棵没人过问的木瓜，已经长得相当高了。粗壮的腰，粗大的叶，还结满累累果实，我大小约略一数，竟有三、四十粒之多。

那棵木瓜其实我早已发现，只是那时还不到两呎高，我也不加注意。因为园里本已有好几棵自生的木瓜，只是都长得高而瘦，从未结过一粒果实。我那时心里只这么想：既然它不碍路，就让它自生自灭好了，将来多半也只是长得高而瘦而已。

人家说人能够改造环境，这或许不无道理；但我想多半是怎样的环境造就怎样的人。

那棵木瓜能有今天，它所处的环境该是最大的因素了。它生长的那个地方，就在籬笆的旁边，那里原有着一大丛竹的，后来竹砍光了，园里锄草时，连草带土都倒在那些砍剩下来的竹头上，日子久了，竟形成了一座小土堆。

小土堆想必相当肥沃。要不然木瓜一定不会长得这么快，更不会像今天一样枝叶繁茂，果实累累。

傍晚，我把这消息告诉父亲。父亲说他早已感到很惊奇



了，只是总忘记说出来。说着也不先换衣，便找了枝竹竿把其中一粒已成熟的钩了下来，还亲自削皮呢。

那瓜肉汁多，清甜，即使不能称上等，也不至於是劣等；但咬着嚼着，总觉得有点异样，也许因为这是不付代价而得到的东西吧？而我又在想了，或者说是在后悔吧，姣是当初勤加照顾，勤加浇水施肥，我想，那棵木瓜定必不只是今天这番模样。

·一九六九·



## 六点半

我大力揉揉眼睛，隐隐作痛，知道我並不是在作梦。而刚才听到的大棺材、小棺材的喊声，便應該是来自隔邻了，我在想。其实也用不着想，我应该早就知道的。

我所說的隔邻是一个魚販，就住在我住的房子的左边，中间只隔着一条小路。这一家人是一对夫妇，几个兒女和一个七十出头的家婆，大約是在几年前搬来住的。

我是最不爱也懶得去管人家的事，是以从小在这里長大，對於邻居们也只觉得面很熟而已。即使这家特别靠近我们的左邻，我也根本摸不清为何他们只这么几个人而成天争吵不已。

——你们这些大棺材、小棺材越来越不像样。小棺材呀，你们要学大棺材那死人形啦，要死赶早死好了，不要留着害人！

那间歇了好一会的喊声又起了，总是那么大声，一字一句听得很清楚。我想想，今天不正是星期天么，反正没事，我索性又縮进被窝里。这回可一点睡意也没有。

——小棺材，一早死到哪里去了，也不出来帮忙。成天

死抱着书本，死啃着报帚，看吧，我气起来把它统统撕掉，  
丢去死！

——小棺材呀，还不爬出来吞吃！连吃饭你也丢人家请  
了？告诉你，你还没有活到那个年纪，还没有那样的福气！

——你们这些小棺材呀，只会吃不会做，还丢成天气  
人。告诉你们这些小棺材，我嫁到你们家来，一直到没有  
有过一天的清闲，只有受人家的气！最好是把我先气死，免  
得活着有人丢看不顺眼，……

她还在不停地叫喊。

她所喊的「大棺材」就是她的丈夫；「小棺材」却是她  
的儿女。而通常大约是指她的长女，她的长女今年是读中一  
吧？曾听母亲说起，她的几个儿女都很会读书，尤以被称为  
「小棺材」的长女，常常名列前茅。在这样的环境里能安心  
读书，且名列前茅，的确是容易的事。

至于她的「大棺材」，现在应该是出门了，他每天很早  
就出去卖鱼的。下午多半在家，晚上一点过后又得赶下去拿  
鱼，预备明早兜售。

至于她的家婆，我很少听见她的声音，似乎并没有这个  
人存在。她和她的媳妇昨天又再相骂。而每次相骂的时候，  
总是听见她的媳妇在喊「大棺材」和「小棺材」的声音，似  
乎是在骂她的丈夫和儿女。

她们婆媳间的相骂，谁是谁非，我可不知道。竟连对着  
她们家的那口窗，我一看到便似乎有点发晕。而窗却又是非  
打搅不可的。我于是在窗口的两边钉了两根钉子，拉了一条

绳子，作为面巾和浴巾的安身处。这样一来，除非是靠近窗口，至多也只能望到他们簷下的木栏而已。

每次当我拿面巾或浴巾的时候，总会看见那媳妇在晾衣，劈柴或做着其他别的事。有时已是深夜十二点过了，还会听见他们厨房里传来倒水的声音，似乎是在洗地。而她也似乎的确是很少有过清闲的时候。

——小棺材呀，死到哪里去了，六点半了！整个家好像打死人一样，也不料理一下，这样看了就顺眼！

六点半了？我真有点欢喜若狂。昨夜看书到一点半，说不出的疲倦，我于是把被再拉高一点。这回可真的睡了。

·一九六九·

## 蚂蚁

有时思索了整个晚上竟写不出一个字。索性放下笔，看壁上行色匆匆的蚂蚁，似乎想从牠们身上捕捉点什么。

蚂蚁的确是够忙碌的，而且也够热情。两只蚂蚁见了面总歪交头接耳一阵。我说的一阵，其实是很短促的，似乎只是互相打个招呼，而后又匆匆地赶着路；但在这个时候我总是这么想，蚂蚁可能是有人性的。牠们在打招呼，可能是在说：「你看！」当然是看我了，讥笑我无所事事，莫名其妙的一个人躲在斗室里胡思乱想。

对着蚂蚁，我真感到有点惭愧。

牠们忙忙碌碌地过一生，几乎没有过空闲的时候，而且所忙碌的绝不是只为着个人的事。绝不是的，牠们为着群体而奔命，过着群体的生活。

想到这里，我总不免又歪想到人的世界来。或者只想想自己吧。

我承认我活到现在，不知歪歼滅了多少只蚂蚁？有时是有意的，有时是无意的，更有时是很自然的。就如每天晚上喝了咖啡，把杯置於一旁，过后一看，杯子成了蚂蚁的天

下。於是很自然的把杯子拿去沖洗。是很自然的，一點也沒有想到這樣一沖洗，會沖死了多少螞蟻，會搓死了多少螞蟻。也許有一些能僥倖逃命，但那畢竟少之又少。而我也萬沒料到，螞蟻之妾未死纏住杯子，甚至把杯子搬走（如果輕一點的話），是為了妾生存呀，是為了咖啡里含有牠們所渴望的糖份。

又如寫這篇東西的時候，有一隻螞蟻竟爬到方格子上來兜圈子。看起來很是碍眼。我心想把牠吹走禱了，誰知一連几下竟吹牠不動，於是把牠捏死，這當然是有意的。

也許方才爬到方格子上來兜圈子的那隻螞蟻，有着很重妾的任務妾去完成，只是一時不知怎樣走錯了路；但我怎會顧慮到這些。我把牠捏死，一點後悔也沒有，而是彷彿了却一件心事，心里彷彿輕鬆了許多。

至於談到那自己鮮嘲作「佻意」的，每天踏死或壓死的螞蟻，更是多得無法計禱。回想起來，我實在有着彌補不過的罪惡，實在太殘忍了！

·一九六九·



## 翻筋斗

有一回小瓜跳跳蹦蹦地跑来告诉我：「叔叔啊，我会翻筋斗啦！」

「我不攸！」

小瓜听了，更拉紧我的手，非要我看着他表演不可。我很后悔自己说错了话。

小瓜跳进房里，爬上床，翘起屁股就耍翻，我吓坏了，一个箭步跑去，刚好捧住他的小屁股，顺手拍了两下，警告他。因为像他刚才那样毫无顾忌的，连位置也不选好就翻，非撞着床缘或翻下床去才怪。

好费力的一个筋斗啊！但我也只好装出很惊奇的样子，且大声叫好。小瓜是用头顶着床来翻筋斗的，好危险！我于是把他的错误的姿势矫正。他也真够聪明，惟妙惟肖的又翻了好一会。

表演终告圆满结束。小瓜可高兴极了。他突然睁大眼睛问我：「叔叔，你也会翻筋斗吗？」

「哈哈，当然会囉。我还能一直不停地翻哩！」

小瓜那双乌黑闪亮的小眸子滴溜溜转了转。我当时只是闭

个玩笑，想吓一吓他吧了。不料他竟大声叫嚷：「叔叔翻来看！叔叔，快翻来看！」

糟了，我当时心里暗呼不妙。但也只好硬着头皮上床去翻翻。終於是順利的完成了一个，只是脚跟碰着床緣，隐隐作痛。索性趁胜来个倒翻，也侥倖完成了，只是这回头有点发晕。

那个倒翻想不到竟救了我。小瓜竟忘了我曾说过「能一直不停地翻」哩，却纏住我，要我教他倒翻。

我是不喜欢翻筋斗的，於是只好把小瓜逗闹，心里却在想着，在这样平坦舒服的床上翻筋斗，竟也並非是件容易的事啊！



·一九六九·

## 小心

我在想，姦是每个人过馬路都能和我一样，那除非车来撞你，一定不至於发生危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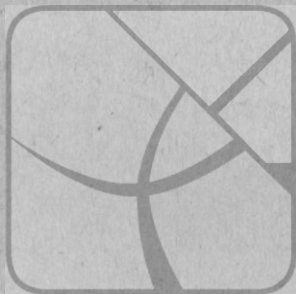
有些人过馬路总喜欢看一边没有车就过，然后站在路中间等待，据说这样会比较快。但我总觉得这样做很是危险，而且那所谓的「快」至多也是一分几秒的事。

不談过馬路。一走到馬路上我便战战兢兢，心里很不自然，这可能只是我个人的感觉罢了；不是么，走在我前面的一个穿得很冶艳的少妇可就不了，她很轻松自然；一手摇着手提包，一手拉着一个小孩。她自己是靠着路边走的。小孩子多半都很天真。那小孩几乎是在跳躍的，还把手不停的东指西指，而车一辆接着一辆从背后飞驰过来，几乎就姦碰到那小孩。

一时间我感到曾经在影片上看到的最惊险的镜头，竟变得一点也不惊险了。走在她背后，竟成了一种精神上的负担。我一直在考虑着，姦不姦上前去向她分析这样下去会有什么危险，但这一考虑却使我却步：因为怕人家笑我多事，而且更恐惧於她那一身的装束。

那已经是好久以前的事了。记得有一次上公民課談到「小心」的时候，我还把它当例子告訴学生。学生听后群起反駁，问我为什么当时不提醒那少妇。我笑笑，只好承認自己的不对。

·一九六九·



## 几秒钟内的事

正午。太阳像一把火伞。

空中正飘着流行曲：「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

一个孩童，大约七、八岁，赤着上身，赤着脚，一边咬着冰包，一边也跟着哼「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

路边一幢房子的旁边，一个妇人正在晒衣服。那妇人似乎便是那孩子的母亲，因为听她对着他叫骂：「鬼仔呀，还不赶快冲个凉爬去学校！你没看人家都已经上学去了。如果不想读，就早点去死好了！」

那孩子把装冰水的透明袋随手一丢，口里却还在哼着「日子怎么过……」

「死鬼仔呀，听不见啦！还跑到哪里去死！……」

我回过头去，那孩子已经不见了。那妇人却还在晒衣服，还在叫骂，似乎在自言自语。

·一九六九·

## 丢石子的人

那些石子真是碍眼。他也真够忙碌，拾一粒，往馬路一揚，有几粒許是力道太大，特拉特拉一直滾到对面的溝渠。不一会，馬路上儘是大大小小的石子，车子一过，格格作响。司机於是总不忘转过头来，朝他狠狠地瞪了一眼，或者臭罵几句。

而他並不在乎，仍忙碌地幹他的話。偶爾还見他把石子匆忙地塞进褲袋里，那些石子，我想，一定有特出的地方。

如果没记錯，这个憔悴的中年人，以前像是有推着辆车子在这一帶卖包。后來不曉得为什么没有卖了，常見他裸着背赤着脚，漫无目的的在街上踱着。后來有好一段时期没碰过他。直到最近看見他时，却多半是見他默默地蹲在路旁丢石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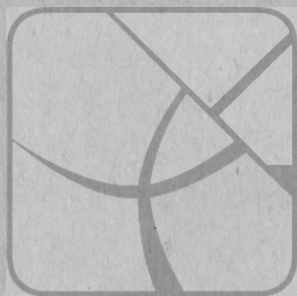
这一帶的人也許都見慣了，並不引为奇。他丢了一会兒，大概也累了，吃力地站起来，拍拍那滿袋子的石子，臉露笑容，口唇不停地抽動，但誰也听不清楚他在說些什么。

突然间他晃了晃身子，险些摔倒。是一个阿虱故意擦肩而过。停车棚里有人笑出声来。阿虱吹着口哨，大摇大摆地



走了；而他稳定了身子后，也没回头，又吃力地蹲下去……

·一九六九·



叶  
怎  
  
痛  
惜  
里  
  
现  
它  
  
时  
色  
那  
过  
别

## 落叶

刮了一夜的风，早上起来，落叶满地。

那满桌子的尘埃，我正想打扫，却发现书堆上躺着一片叶子。我猜想那定是属于窗外那株石榴树的，却不知道它是怎样飘了进来，刚好落在书堆上。

仔细一看，那片卷缩着的叶子，其实只有一半，那乾癟的样子，就像一个久经风霜的老人。我不禁对它产生怜惜，也不想去惊动它，把尘埃扫了，却任它安详地躺在那里。

残叶安详地躺着，默默地躺着。它是不会知道的，过去，现在以至将来，不会知道竟也有人在欣赏它，记起它和惋惜它。现在它当然不会知道，而过去它也不敢想望。

过去，当它刚刚探出头来的时候，还是淡黄色的。自那时起，它夜里与露珠细语，白天与阳光作伴，渐渐的变成绿色了，多美丽的绿色啊！但人们似乎只欣赏那鲜艳的红花和那低垂的果实。在人们心目中，它是什么东西呢？它从未想过，也无暇去想。它只默默地日夜不停地工作，为自己更为别人。

日子一天天过去，它是成長了，而也可笑自己淡黄时候的幼稚的梦，这世界並非它那时所想像的美丽哦！那可惡的小毛虫，那残酷的狂风暴雨，它不得不日夜担心。它默默地忍受着那无情的狂噬和吹打，没有一句怨語，更不会放弃自己的工作。

昨夜的风好大好猛。这样大这样猛的风它何只見過一次？它拚力作战，但終於敌不过那怒捲的风浪，終於和許許多多並肩作战的兄弟，还有他族的战友，同被捲到半空中，最后竟落在这书堆上。

这书堆應該不是它妥归宿的地方，我猛然省悟，也可笑自己的无知。我於是把它放到它所妥归宿的地方。它还妥继续工作呢，它还妥继续生存直到永远……。

·一九六九·

忙个  
一奇

从哪  
只破  
都不

它，  
渐成  
呖。  
肥，

几个  
根似  
那花  
片，

## 曇花

昨夜曇花盛開。今早起來，只見滿樹的蜜蜂飛來繞去，忙个不停。那花心漸漸收縮，那幽香雖已淡了，可卻蔚為另一奇景。我不禁佇立觀賞。

這株曇花說起來也有好几年的歷史了。最先是父親不知從哪里討來一片葉子，其實應該說是莖才合理。父親找來一只破鐵桶，裝滿火燒土，作為那片葉子的新居。其時家里人都大不注意它，我也不大相攸這麼一片葉子竟能生長。

它的生命力竟是那樣的強，當大家開始注意它，觀察它，對它發生興趣時，它已是生長成繁茂的一盆了。那老枝漸成圓柱形，那邊緣像波狀的扁形葉片，最長的已達三、四呎。父親最關心這株曇花，每逢休息日總忙著為它培土施肥，或拗斷枯葉片。

過了一段時候，終於在幾片葉片凹曲的地方，凸出了好幾個花蕾。它們長得好快啊，由細小的蕾球又長成一枝枝茅根似的花托。終於是開花了，好幾枝竟在同一个晚上開放，那花就開在托端，比拳頭還大。花筒外面有線形的紫色裂片，漸上漸成尖尖的花瓣形，顏色白中綴黃，煞是好看。

犹记得花闹那晚，惊动了一家大小。大家入夜就闹始注意，一直到十点过后花朵盛闹，更是忙着观赏，贪婪地吸着它飘泛出来的那股幽香。父亲更是喜形于色，深夜里还不时听他闹门出来探望。

那破铁桶毕竟太小了，容纳不了这株日新月异的曇花。自那次闹花以后，父亲便在原地筑了一个高二呎，宽近三呎的石敏土花壇，然后把破铁桶除去，再培了好多畚斗的火燒土，还在四周釘了一个花架，以支住那些低垂的叶子。

父亲的辛劳不会白费。如今家里的这株曇花已大非昔日可比了，那压在架上的茂密的叶片，向四方伸展，风一吹，就像波浪起伏一样。如果把它们都扶直的话，我想这株曇花只怕要高达丈余。而花更是时常闹放，一个晚上闹那么三、四十朵是常见的事；就如昨天晚上便闹了近百朵，其中一片叶子上竟托着五、六朵，把叶子也压坏了。

每当曇花要盛闹的那几天，父亲总吩咐弟弟要记得購買菲林。但我记得似乎只拍过一、二次。就如昨夜的那片花海和今早的这番奇景，便没有去拍了，想起来真有点可惜。

正想着，那忙碌了好一阵的蜂群已陆续飞走，那花心也收缩了，花托软绵绵的低垂着。我心里有股说不出的感慨，人们都在惋惜「曇花一现」，而我却以为这正是曇花与众不同的地方。曇花，它蕴蓄了饱满的生命力，怒放于片刻之间，悄悄的旋闹即谢，而它那光辉形象却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一九六九·

## 亮光

有一夜我们这里的电流突然中断了。远近受波及的人家顿时陷入黑暗中。邻舍的孩子在大声叫嚷。孩子们就是这样，对于从未有过的事，总会特别感到新奇。

突然间见不到亮光，那当子的感觉也的确是有点新奇的；家里的狗突然惊吠几声，像是给人踏到了脚或尾巴。狗大概不会感觉新奇而是恐惧吧？

然而，那新奇的感觉也只是在脑海里一闪即逝。黑暗，到底是不为人所喜欢的啊！

没有了亮光，工作岂不委是停顿下来？不行。只好把笔搁下，匆匆地跑去买了包蜡烛。

烛光摇晃着，手影也跟在摇晃，眼皮也不时的委跟着一眨一眨。我心里在嘀咕，这烛光竟如此黯淡，扰眼，写起来竟感到有点费力。这么一想，便很后悔先前的那种新奇的感觉了；而是盼望着电流赶快来。

想起来是很可笑的。还记得好多年前，这里还未有电流供应的时候，家里是点煤油灯的。那时家里也总备有一包包的蜡烛。於是，有些地方点煤油灯，有些地方点蜡烛。



那时，我们便常常是在那摇晃不停的烛光下读书或写字的。我们一点也不会觉得烛光黯淡、扰眼和写起字来会费力，每当习题不会做的时候，我还总喜欢玩弄那一颗颗的烛泪哩！

自从有了电流供应，家里跟着也装置了电灯。夜晚一闭灯，房里廳里立刻呈现一片亮光；而煤油灯和蠟烛自然便废弃不用了。就如刚才虽是找到了一盏煤油灯，只是已经面目全非了，灯罩没有了，灯心也不见了。大概是老鼠搞的鬼吧？但这又怎能怪起老鼠来呢？

中断了足足有三个钟头的电流终于来了。立刻，到处又光亮起来，而且竟像比往日还要光亮得多。

我的字也写好了。那烛光却还在不停地摇晃，和电灯相形之下，它那微弱的光显得益发微弱了；但它毕竟已完成了它的使命，它虽然不能把斗室照得很亮，却照亮了它所能照亮的一角啊！

想到这里，我不禁感着歉意的把它吹熄。且把那燃剩的一小截珍藏起来。

· 一九六九 ·

## 椰树

从小在椰林里長大的我，对椰树怀有一份深沉的爱。

童年时候，玩追逐游戏。我们总爱选择两棵椰树，然后把人数分作两方，一方各佔据一棵，作为歇息的小站。看看对方是否抓到你，别慌，你只要趁机会跑近己方的那棵椰树，你只要伸手拍到树身，或伸脚踏到树根，对方便只好望树兴叹。

童年时候，玩捉迷藏。我们也总爱抢先躲藏在椰树背后。那露出地面的椰根，密密的盘曲着，有的竟高过人头，把身子蹲踞着，那是最安稳不过的地方。

逢到採撷椰子的时候，到处一片零乱，很有点像过节的气氛。等到椰子都被牛车载走了，大人再也不介意孩子随处乱跑。孩子们可乐坏了，忙着揀拾椰叶，忙着捲起椰笛，还斗着誰捲得最快，誰吹得最响哩！於是椰林再也不寧靜，於是椰林又迴盪着孩子们的純真的笑声，配合着椰笛那地地打打的优美的节拍。

如今，椰林已起了很大的变化，再不是从前那样的恬靜，而且也看不見有村童在捲着椰笛，看不見水溝上那几段

椰树幹的桥樑和看不见有牛车经过；然而，我对椰树的爱却越来越深，再不只是幼小时候，爱椰树的高大的形象和他的曳長的身影。

我爱椰树，爱他的正直、倔强、朴素与温柔。

我爱椰树，从他那坚韧舒展的根，到他那挺拔向上的躯幹，还有他那一張豪迈的笑臉，还有他那一顆火热的心。

早晨，很静很静。经一夜风暴，柳树还在颤抖，玫瑰睡眼惺忪，海棠更加凋零；而椰树最先甦醒。

椰树最先甦醒，他激动地唱着凱歌，热情地張开手臂，拥抱那初昇的朝阳。



· 一九六九 ·

同样  
的臉  
里成  
默地  
轻轻  
更長  
刻，  
椰树  
更是

## 祝福

每天经过这里，我总望着望溝边的那棵椰树。

我在担心。人们也都在叹息。经过这里的人想必都有着同样的感觉：看它那暴露得越来越多的根，看它那日渐憔悴的脸色和它那倾斜的样子。

水溝在低声哭泣。水溝也在担心。水溝和它一同在苦难里成长，水溝和它是一对亲密的战友呵，水溝怎能不担心？

每天经过这里，我总望着望溝边的那棵椰树，我总是默默地为它祝福。

而椰树可一点也不担心呵。它总是笑笑地望着我，总是轻轻地摇曳着身子，毫不介意。早晨的阳光把它的身影拖得更长更长，横过水溝，直到我的身边。

水溝吻着挨着椰树的曳长的身影，还在低声哭泣；而此刻，我除了祝福，更感到一阵欣慰。

时而，大地传来一声微响，村童抢着把椰子拾走。於是，椰树底下才有了笑声，也暂时把水溝的忧悒淹没。

片刻，又是一片死寂。水溝又在担心，又在哭泣。人们更是不住地摇头叹息：看椰叶枯了一大把，椰子就快落尽

了，还是趁天晴把它砍了标了。

我也更加的担心，是担心人们真的会履行诺言。

我默默地抬起头。阳光照耀着。而椰树仍对着我笑，笑得比先前更豪迈了。

呵，椰树，你还年青。你还很年青。

那天夜里，雨很大风很猛。我的心没有一刻安宁。闷在斗室里，我竟感觉不到一丝暖意，我恨不得衝出去跟着你一同呼啸。

雨更大风更猛。我衝出去。只见你那英勇的形象在风雨中剧烈地摇曳，你的呼啸传遍了椰林，刹那间整片椰林成了怒海狂涛。

隔天，沟边躺着几棵香蕉树。

隔天，阳光多灿烂。水沟不再哭泣了，水沟在唱着一支新谱成的歌。

·一九六九·

## 养鸟杂记

园里儼然是一个天然的大鳥籠，常常可以听到鳥雀的鳴声，常常可以看到鳥雀在互相追逐嬉戏。门前那棵柳树，細嫩的柳枝上，有时竟並排的停歇着十来只鳥雀，柳枝也被牠们压弯了，在微微抖动。「百啭令人能解」，牠们許是在互相庆幸已寻获一个安居的地方吧？

去夏的一个早晨，在修割美人蕉的时候，密密的花叢里一下騷动，一只小鳥雀直射上柳梢，望着花叢不停地惊叫。我开始有了怀疑。終於发现其中一片叶子被縫织成一个捲筒，低垂着，里面滿是乾草枯枝，还有四粒蛋呢。

这以后几乎每天晚上，我总亮着手电筒去照照那精巧的艺术品，看母鳥耐心地孵着牠的心血結晶。直到那四粒蛋成了小鳥，直到牠们不見了影踪，只剩下那片枯黄的向下低垂的捲筒。自始至終，我根本没有动过要捉牠们来餵养的意念，因为曾听人说过，这种鳥一被人捉来餵养，便会因忧悵而死。

这以后不久，也是在同样的地方，又发现了另一个那种不知名的小鳥的小巢。这回我也不想再去惊动牠们了。只是



有时闲着，静静地观察那母鳥在柳枝上跳上跳下，或者飞到老远的地方去覓食，而后匆匆地赶回来，而后匆匆地竄进花叢里。我把它視為一种消遣。

大約隔了好一段时候，我好奇心的想看看那几只小鳥是長成什么样子了。撩闲花茎一看，那里有什么小鳥，只发现一片枯黄的向下低垂的捲筒。而先前的那一片也还在，只是更加枯黄了。

我失望地走闲。竟感到有股說不出的寂寞。

直到最近有一次，发现柳树旁那株高不过七呎的紅竹叶的丫杈上，有一个还未筑好的鳥巢，那是白头翁的巢。我的那股說不出的寂寞才立刻消逝了。

那紅竹叶的叶子很疏，以致老远便可看到那鳥巢。我奇怪牠们何以会找到这样一个安身的地方；那对白头翁夫妇倒是很勤，来回不停地銜着枯枝乾草，對於未末的日子，牠们似乎充滿了希望。

我的兴趣也很濃。因为这一次是看牠们一枝一叶的把巢筑好，把蛋孵好，一直到那两只雛鳥探出头来，張着嫩黄的小口，嗷嗷待哺。

而这一次我也决定了要把牠们捉来餵养。家里刚好有一个空着的鳥籠，那是前些时候为着要养画眉而買的，現在正好派上用场。选一个星期日早上，我把籠子揩抹乾淨，然后跑去把整个鳥巢拿下来，放进籠里。那两只雛鳥的羽翼竟已相当丰滿了，只差没有長出尾巴。

我把籠子掛在门口。然后又忙着去捉小蚱蜢来餵牠们，

牠们可不吃。我只好向人家請教。朋友告訴我，可以用餵小雞的飼料混着水，粘粘的一小团一小团塞进牠们的口里。我於是照着这方法去做，可也还是行不通的。

我在担心牠们会这样活活地餓死。然而，我的担心却是多余的。我終於发现那一对失去兒女的，在柳树上觅食未到的白头翁夫妇，总有一只的口里衔有东西，当一发觉没人在的时候，那只口里衔着东西的便会靠近籠末，而另一只則停在柳枝上惊惶失措地守望着。籠里的两只雛鳥，这时候便会争先恐后地撲向籠边。

白头翁夫妇就这样不辞艰辛，不怕危险的餵养着牠们的兒女；而我也乐得清闲。我只需多夜里把籠子拿进屋里，白天又把它掛在门口。

我是乐得清闲，可也总觉得白头翁夫妇这样每天来探獄很不是滋味，而况那两只雛鳥根本把我看成仇人，没有一点感情。

那两只雛鳥的尾巴已经長出来了，我想应该是会飞了。是前天吧，我終於把籠子打开，无条件释放牠们。白头翁夫妇吱吱吵着，也不知是惊是喜，只見牠们匆匆地把兒女帶走。

而我，我失神地望着空籠子。也记不起当时究竟在想些什么，不过，一定不会是在想多牠们回来或者对我表示感激。

·一九七〇·

## 夜宿虎豹島

那回我們原本是打標去鴛鴦島的，臨時才改變了主意，跑去虎豹島過夜。

隔天便妥閑始學校第一學期的假期。那天在校里，同事老林提議假期里找一天到鴛鴦島釣魚。成天浸在簿海里（我們都是吃粉筆灰的，簿子沒有改完的一天。），大家正想趁假期里松懈一下心情，於是老梁，老李和我听后隨即贊成，而且決定隔天便去。何況自己有船，交通不成問題。

提起船，真教老林痛心。那船是老林和他的兩位朋友（老陳和老張，我們也都認識的，前者也是一位教師）花了几百塊錢買下的，大小可坐得下八人，我好像也坐過一次，跑得很慢，那副摩多大概不會超過五馬力。那天我和老梁、老李一早便趕到會合的地点，等到午后一、二點，方見老林和他的兩位朋友——老陳、老張垂頭喪氣地趕來。一問之下，方知道那船在昨夜里失了踪，他們徒然找了一個早上，一點線索也沒有。

大家正嘗着扫興的滋味。老陳却提議不如到虎豹島去。他說在白天他曾到過那里好幾次，那里的沙灘也很不錯，而

且夜里也可以抓蟹。距沙滩不远处还有一间破旧的大屋子，老陈接着说，据说那是一间鬼屋，晚上就在那儿过夜好了。

听说晚上在鬼屋过夜，大家的精神突然振作起来。我更是不必提了，因为我老早便总想着要找机会见一见鬼的样子。

大家于是立刻赶到榜鹅码头，搭船到虎豹岛，並约好船夫隔天早上来接我们。

一行六人，儼然是一支小探险队。上了岸，由老陈带路。穿过一条佈滿野草荆棘的小径，再走不远便看到那幢破旧的大屋子了。果真是好大的一间屋子，只是古老得很，屋的四周长着一一些参天老树，长满了高过人头的野草。登上几级石阶，是一道宽阔的走廊，向右拐可直通后院。由正门入，是一个大廳，相当宽敞。老陈看了看笑着说，在这里闹「爬地」真是理想不过。

此外还有好多间房，我们逐一观遍，只見除了四处壁上那些不成章法的不三不四的字句和各式各样的图案，地上尽是破碎的瓦片和灰塵，便是空蕩蕩一片；四野除了尖锐的虫声，风吹过野草，发出的悉索声，便是死一般的静了，静得令人感到有点阴深深。我心里想，这回总不该再令我失望了。

那晚我们一行六人，提了四盏「臭土灯」和一些用具，准备到沙滩抓蟹。这回是由老林带路。到了沙滩一看，老林不住摇头叹息，因为水漲得好高，他不能大显身手。但为了不虚此行，大家都想碰碰运气。结果也是一无所获。

从沙滩回来，穿过那条小径后，老李突然抓了我一把，刹那间其余的人也都站住了。大家心里有数，都听见一阵细微的声音越过那古屋的走廊，消失在后院，静默了好一会，只见老张把挂在他胸前的那身佛像移正。这回是由他领前。

先前留在走廊的那盏「臭土灯」还亮着，灯光摇晃下，依稀看得出老张仓皇的脸色。大家面面相觑。先前大家堆放在大厅里的东西，如今都改换了位置：老张的行李就在石阶的最上一级，老陈、老林和老李的行李袋躲在走廊的左角，我和老梁的却跑到走廊右边的拐弯处。大家检点一番，发觉不见了一小吊箱的食品。

「我看，多半是野狗搞的鬼！」老张说着，又伸手去摸他的胸前，大概又是想把他那身佛像移正。

「野狗？我们下……」

我正想说我们下午来的时候并未发现有野狗出没，也没有听见野狗的叫声。但我的话还在口边，却见老张惊慌失措的低呼：「老林，快，快，把你的灯给我！」

老林紧张紧张的把灯递给老张。老张一把接过，往地上拼命的照。那当子我也被老张那可怖的神情吓坏了，相仿当时其余数人的心里也都是十五个吊桶。好一会，大家方茫然的跟着老张朝地上拼命地看，大家都不晓得到底为了什么，因为老张始终默不作声。

「啊，找到了！」老张嘘了口气。只见他从石级的一角拾起一身佛像，重新穿好，双手紧紧地捫住胸前，「这佛像我从童年时候就挂起，到现在少说也有二十年了，奇怪——」

野狗的問題尚未解決，如今我們又多了一層疑影：老張的那身佛像究竟是怎樣失落的？

「早知道，我們應該吩咐那船夫夜里來接我們回去。」老梁有意打破死寂的空氣。

「對！」老陳拍拍老梁的肩膀，「不過，現在來說這話已經太遲了。講真的，我們今晚最好睡在走廊，別睡在大廳里。」

我也似乎曾聽人們這麼說過，借宿於此類屋宇，千萬不要睡在正中的廳堂。只是可惜了下午只顧着把大廳打理得乾乾淨淨。

大家沒有異議，都決定在走廊過夜，於是把行李袋搬到走廊的一邊，大約只佔了整條走廊的五分之一強，這也是經過大家細加討論過的。因為另一邊靠近一口水井，——我們在午間有見過的，是一口干涸了的水井，據老陳說（他也是據別人說的）井里曾經謀殺過人。寧可攸其有，大家都覺得這樣安排比較安全些。

把臨時床鋪弄好了，已是午夜一點半了。大家忙了一整天，看得出都已疲憊不堪了，但卻沒有一個想妥入睡；老林正在為最後的一盞「臭土燈」進水。外頭的风越來越大，那盞燈被吹得呼呼作響。我提議干脆把它也吹熄，因為燈光又不會很亮，搖搖晃晃的，看起來更加恐怖，而且擔心待會兒大家睡着了，萬一失起火來怎麼辦。老張聽後卻說不必。也許是老張拾回佛像膽量倍增吧，他竟自告奮勇的妥為我們守夜。



于是除了老張背脊靠牆，縮起双脚；其余的人都把行李袋当枕头，身挨着身的躺在一起。

「幸虧今晚没有雨。」老梁自言自語道。

然而那风已经够我们受了。稍微有点声响，大家便都屏住了呼吸。

「的确够刺激，」老李踢了踢我的脚，「我们在受军训的时候，夜里经过坟场，在人家的墓上倒头便睡，却一点感觉也没有。」

「那可能是你们身穿制服，人又多，人气重，而且就凭那杆槍已经够吓坏他们了！」老陈反駁道。

「嘘！」老張把那身佛像移了移道：「井水不犯河水，我劝你们还是少說为妙！」

老張的話剛說完，就在我们头上的两扇窗门突然「砰」的一声敞开着。大家几乎是同时探起身来，静观动静，如临大敌。正打祿姪偕同去小鮮的老林和老梁，也临时改变了主意。

老張一手紧握着佛像，一手指向走廊的另一边。大家細听之下，只听得水井那一帶的野草悉索作响，那声音越来越大，越传越近；我心想我的「希望」就快實現了，一时间竟也說不出是惊是喜，只感觉到下額驟然之间在微微抖动。

那悉索之声终于听得出是脚步声，而且已步近石級。然而大家都松了口气，而我那「希望」也在刹那间重归破滅。因为借着微弱的灯光，我们已看清了来的是七、八个少年，他们冲着老陈喊「陈老师」，真想不到他们竟是老陈的学生

哩！

据他们说，今天一早他们就来这里露营，准备过一两个晚上的，没想到夜里刮大风，把他们的帐篷给吹塌了。他们害怕夜里会下大雨，只好壮着胆子跑来这里过夜。他们又说，除他们之外，另有一些人在别处露营，他们有些东西不见了，可能便是那批人干的好事。

听了小鬼们的話，大家又松了口气。老林和老梁重又站起身来，这回他们是昂首挺胸走去的；老陈把小鬼们安置在走廊的另一边。我看看表，已快三点了。

风掠过屋顶，时而刮落几块碎瓦片，「踢拓」作响；我刚开始感觉到寒冷，我现在只渴望着有一张被。老李又踢了踢我的脚，低声道：「你看老张！」我回头一望，只见为我们守夜的老张竟蜷缩成一团，身体一起一伏，想必进入梦乡已久了。

而小鬼们可仍未睡，他们正在高声讲述他们所听说过的鬼故事。其中一个突然大声问道：「陈老师，听人说这间屋子是一间鬼屋，你相仗吗？」老陈无可奈何地答道：「心里有鬼的人才会相仗有鬼。」

那一夜，相仗大家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入睡的。隔天是小鬼们把我吵醒，睁开眼，只见满屋子阳光，只见老张还蜷缩在那里。老梁和老李却在争着用昨天剩下的一点水在漱口，刚漱好口的老陈可又摊开双臂，打了一个长长的呵欠，我也着实感到周身不适，而且肚子饿得委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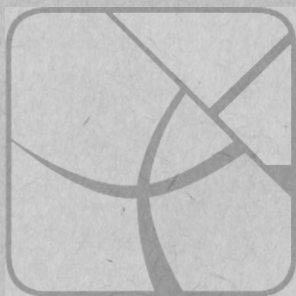
「一夜没好睡的，自己吓坏自己！」正在烧茶的老林瞥

一瞥老陈，埋怨道。

自己吓坏自己，老林讲得很对。

鬼，就祇真的有鬼，又祇得了什么呢？看一看这畸形的社会吧，应该奚我们，值得我们去担心的事，提防的人和揭露的丑事物，实在太多了；想起昨夜的提心吊胆，白白损耗了的精力，我真为自己的可笑、昏愚而感到万分痛惜。

·一九七一·



## 牙痛

「小不忍則乱大謀」似乎很对；然而有时竟也会因而「忍」出了乱子来，就如牙痛。

右边一只臼齿在隐隐作痛，該已是好几个月的事了。初时並不以为意。发作时，也並不觉得怎么痛，只是奇痒难比，於是可忍則忍，过后竟若无事。继至感觉痛了，有如蚁齧，有如針刺，虽难受，也还可忍，而过后也竟若无事。妻屡次劝我趁早去补或者拔掉，我总笑着说：「已经没事了」确乎也真的相安无事，至少好几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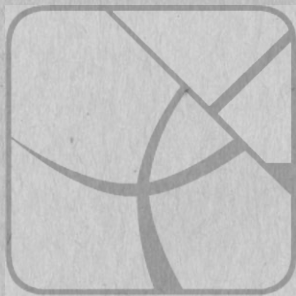
我有我的方法：把它奉若神明，对它訶護备至，刷牙时小心翼翼，咀嚼时更加不敢去劳动它，怕它使气。我抱着这种态度，虽然有点「苟且偷安」，竟也得到怜悯。我引以为骄。每每路过，看到那显眼的「牙医」字样，我总傲然以对。

然而，那天夜里它竟发难，竟反臉无情。当然，那疼痛已不再如蚁齧或針刺了；而是在大力撞击，拼命刺戮，如欲置我於死地。我丢下事情，吞了止痛片，滚进被窝里，想借此而忘记一切。然而輾转反侧，全无睡意；於是又起来刷

牙，以盐水漱口，用尽各种方法也仍无济于事。我尝到了失败的痛苦。

隔天跑去找牙医。花了十五分钟，花了七块钱，终于把那奉若神明的臼齿拉下床。我正为「胜利」而微笑时，牙医却很严肃地告诉我另有一只也危在旦夕。我听了先是惊疑，继而骇然，最后竟一笑置之。

·一九七四·



## 小屋

这所破陋的小垂苔屋至今仍待在我们家右籬外的小沟边。

提起它，又不得不涉及明伯了，因为它就在明伯的园内，也标是他的「产业」。

明伯已是七十开外的人了，老伴还在，儿女都接受英文教育，而他自己似乎曾在旧私塾里浸淫过，且是个中医。小时候倘生病，祖母总带我们过去给明伯看。於是明伯照例摸摸我们的前额，按按脉搏，有时也看看眼睛或舌头。也很快，不上十分钟即了事；然而一踏出明伯的家，我即开始默默地祷告了，只是每一次都令我失望：总是那一碗暗黄色的、浓浓的、闻之欲呕的什么「三黄汤」，总妥喝那么三几回，且得蒙上厚厚的被。——这妥标我幼时最怕的一件苦差。至今每当忆起时仍余悸犹存哩。

明伯的儿子据说都已赚大钱了。但明伯一清早仍妥出门行医。每次遇上他，总看见他拿着个小布袋，里面大约放着些自配的药物。究竟多少次我已记不清了，看见明伯在车站等车，而他们的小儿子则远远的站在车站的另一端。看他们



父子形同陌路，最初我引以为奇，后来也就不觉着什么了，只是总油然而起一股异样的滋味，——这滋味现在想起来就类似「三黄汤」，但似乎委浓一些。

谈起明伯的家园，更不由不令人觉得这家人有些古怪。

好好的一块园地，让野草丛生，荒莽了一大片。那园门坍塌了，也不加修葺，终于成了人们的一条捷径；明伯家原有三所房屋成一横置的品字。小时候所处为我们看病的那一所最大，就在进门处，然而早于十年前坍塌了，于是举家迁入园后另一所。其时村里人都为之惋惜不已。其时也曾有人问过明伯，交出钱加以修葺，但似乎都为明伯所拒。

至于小沟边这所破陋的小屋，我记得曾住过两户人家。前一家住上好几年，后一家像是还不到一年，是在五年前搬走的。据说是由于拖欠了明伯好几个月的租金，同时明伯也很不满他们在屋前种着香蕉，木瓜之类的果树，而况还养着不少鸡鸭。

如今，小屋已不成屋了。垂苔陷塌了，爬满了「鸡糞藤」及其他不知名的藤蔓，窗口洞开，门早已不知去向，周围的板壁也已败坏不堪了。入夜，几只野狗摇摇尾巴窜进屋里，大概又在那里过夜吧。而小屋儼然牠们的安乐窝。

「这屋子就快塌下去了！」父亲不只一次的摇头叹息。其实除了明伯一家，人人都会摇头叹息的。至于明伯的视若罔睹也并非罔因：据他说是有意购置洋楼，且说住在这里到教堂做礼拜是很不方便的。——明伯一家是虔诚的教徒。

。一九七四。

## 蜜嫂

蜜嫂，村里人都这么唤她。

当我还在童蒙时期，就知道有这么一个女人。那时她几乎每天都来我们家，因此我对她的印象也就特别深刻，尤其难忘的是她那張总是合不攏而又向上微翹的大咀巴，以及她臉上那十顆——小时候曾悄悄的細加数过——或大或小的黑痣。据說「美人多痣」？然而她却並不美。

蜜嫂究竟姓什么名什么，以致何以又被人叫成蜜嫂，我都不甚了然，也觉得没有知道的必要；只知道她嗜賭如命。据說尤好玩「四色」。她也曾亲自說过，倘玩「四色」能轻易一日一夜不睡，且曾有过连跑数个地方玩二日二夜，其间只吃过二餐及假寐二次。虽說世上有着各种各样奇奇怪怪远甚於此的记录，然而對於蜜嫂这样一个女人，也不能不令人咋舌了。至於压「十二支」，更是蜜嫂的专长，且有不少心得：如梦见什么压什么，拾到何物应压什么以及人死了又該如何压法，等等。

我对蜜嫂之所以不甚好感，想来多半和压「十二支」有关。曾听母亲提及，在我滿週岁那天，蜜嫂用紅色的「香筒

「希」做了十二粒希团給我抓，当时抓的什么字，母亲說她已记不起来了。只知道隔天蜜嫂因而中了五十块，还給了我一块買甜品吃，母亲推拒不成，終於也只好收下米；對於这件事，后来每当憶起时我总觉得有受人愚弄之感。

我说过小时候蜜嫂来我们家很密。她来，总是那尖锐的声音先到；间也会一阵风似的进来后才叫嚷的，也因此当談及什么不想讓外人知道的話时，我们总会倍加警惕。她来后，那奇异的咀巴就从不見有休息过，如不动，那大約她的話已說完，於是也立即「告辞」；其实，在我的記憶中，她常常並非专誠过訪，而却总喜欢到我们家巡礼一下，繞那么一圈，而后大約是去玩她的「四色」去了。

电视台不时都有什么什么的「座談会」，而这就更使我覺得蜜嫂的常识是何其膚浅：原因在於她並非如「座談会」的一个个輪着講，讓人人都有发表意見的机会，而却总是她在独唱，母亲只有低声应和或点头示意。然而想必母亲也不喜插咀：原因在於她所談的儘是东西家的闲話。如某一家討了媳妇，当晚婆媳即吵咀，继而新婚夫妇动武，終於男的竟被击伤，进医院縫了几針——至於几針，蜜嫂也絕不含糊；又如某一家的媳妇賭牌时，总把孩子也帶來，每每在假意哄騙孩子时大做手脚，而每一次却总逃不过她的視線，說时那双眼皮还特意那么一跳。小时候听到这一节，每每感到神奇；而母亲則已倦态毕露了。

對於村里各家各户的事也就因而略有所知。至於是否真有其事，也觉得没有必要費神去細加追究；而蜜嫂却儼然消

息快捷的通訊社。

这「通訊社」很令人「敬畏」。最可怕的是在途中遇上了，她必停下来，站着尖嚷：「姦去教书啦！薪水多少了！——呀，看我又叫錯了！你是一一」說时还出力地拍打着前額。我怀疑她的记性会那么差。虽说我的名字和弟弟的近似；我犹如触了电，又觉得不很像：因为只是臉上热辣辣。

远远的看見她来了，我总設法想避，然而总不能。她的眼光是何等犀利。而路又似乎都很狭窄。

一年里总有好几回蜜嫂姦来麻煩母亲写仗。尚未坐定已叫起来了：「真惨呀！三餐不飽，又未討钱了！說来说去还是我们这兒有钱！那里的人怎会有闲钱去賭……」說时那張咀巴越翹越高。母亲只是漫应着。常常是，她的話还未說完，母亲已把仗写好，想唸給她听，而每次她总說不必唸。一面起身告辞，又重複着「真惨，吃不飽」那些話。

近年来村里的賭风渐息，蜜嫂去年就曾坐过一日一夜的牢。我怀疑蜜嫂的眼光仍犀利如昔。大約自那回坐牢后，除了偶爾叫母亲写仗或读仗外，蜜嫂就絕少来我们家巡礼了；有时瞥見她从籬外经过，也只見她把头往里那么探一探。究竟为什么，我总觉得没有細加追究的必妥。

母亲最怕蜜嫂的那張咀巴。蜜嫂不来，母亲欢喜。而家里也似乎因而寧靜得多。而我也可以将兒时受愚弄一事暫且掛起。

·一九七四·

## 番石榴篇

籬边長着好几棵番石榴树，其中两棵已結果实，最老的一棵恐怕也有十年的历史了。

番石榴树一年到头結果实，没有季节性；若以热带果子的「阶级」而言，則榴槤爰称「超等」，山竹該为「上等」，而番石榴自挤不进「中上」甚或「中下」了。虽有专家考其营养不下於番茄，甚或过之，而一般人士却仍歧视它！

难怪一位朋友曾经指着籬边那棵結滿果实的番石榴树道：「曄，結了这么多！可惜我不爱吃，里头子好多，藏牙縫！」我頗佩服那位朋友的观察入微，更觉得他的話耐人寻味。他的不爱吃番石榴只为多子；倘其时他这么說：「我不爱吃，不知为甚么？」那我将会投以怀疑的眼光。对他「另眼相看」。

我也有过经不起誘惑而被塞得牙縫痒痒，但过后用牙籤那么轻轻一剔，也就没事了，反而觉得爰比痛快；不过这经验我可没有对那位朋友談起。

×

×

×

×

籬边那几棵番石榴树也並非什么好种，長得蛮高。据說

倘「好种」是不会那么高的，而是伸手即能撷取。

有时兴致勃勃，想弄几粒尝尝，但一想到它的高度及長竹竿之类的东西，便也心灰意冷了。有一回桌上放着好几粒，有者竟大如苹果，这使我感到惊异，还以为是買回来的哩！也不加思索的即拿起大如苹果者一咬，那味道清脆可口，且子不多，这不由使我更感到惊异了。

那滿树的果实或者仅那么几粒，也每每引来不少孩子駐足观望。他们絕不心灰意冷：那籬笆修好了，不几天又塌下去或歪成一边。有一回听得籬边沙沙作响，那声音急促而且凌乱，听来怪不舒服。一望，赫然发見三几个孩子踏在籬上挥舞着長竹竿，叶子簌簌掉下，許多未成熟的也难以幸免。

我将他们痛斥一顿。於是也允准他们进来，並教以「釣法」；然而枉費心机。有一个竟爬到树梢去，坐在横枝上，若玄其事的盪着双脚。我捏一把冷汗。其余的仍挥舞着長竹竿，且又招来另几个同伴，那沙沙之声於是更大，附近的花草也被踏坏了不少。我愕然不知所措。

此后，那沙沙之声总不絕於耳，地上也总狼藉不堪；直到最近，黄鶯、白头翁及小麻雀等又不时来树上聚会，才猛然省起已有好些天不曾看見那些孩子了，也省起想必是最后一回喝罵得极为严厉。

树梢，几只黄鶯正津津有味地啄食。我感到痛惜不已。

× × × ×

这一則所述及的似乎和番石榴也不无關係。

一个下午，正伏案写点什么，籬外忽传来阵阵喝罵声，



那声音尖锐且长：「死鬼，还不回来！看，晚上姤是回来你定会死，我定姤打死你！……」

我的「灵感」被吓跑。侧身一望，果然是福嫂在追赶她的儿子黑仔。福嫂的身体臃肿得如一头大肥猪，而黑仔却刁钻得如一只小黑兔。因此当我听见骂声时，其实也只能望见福嫂那一晃一盪的左右滚动的身子；至於黑仔，早已销声匿迹，可能已在溝里捞他的「生仔鱼」了。

至於晚上黑仔有否被打死，我以为大可不必操心。

隔天，黑仔仍安然无恙。可能会向你咧开那脱了半口乳齿的咀巴，刁狡的作了个鬼脸；可能已不去捞「生仔鱼」了，而是赤着脚赤着上身同别的孩子在玩「双飞腿」的游戏，或者越过籬笆爬到树上去「偷採」番石榴。

福嫂有一回经过籬边，看见黑仔坐在树丫上咬着番石榴。於是照例拉长了嗓子尖叫：「鬼仔呀，原来躲在这里死！看，晚上姤是回来你定会死，我定姤打死你！……」

我知道黑仔目前仍就读於附近一间英校。至於他是否晚上才回家的，我可就不很清楚了。

• 一九七四 •

## 小径

还是在不久以前，我才发现有这么一条小径。一条宽仅三呎许而长不逾百步的小径。一发现我即有说不出的喜悦。

小径躺着的地方原是一片广袤的紅毛丹园。那已是十几年前的事了。那时刻，这里横亘着的是凹凸不平的土路，路边长着不少参天老树，浓阴蔽日。每当果实爆裂的季节，地上撒满了一种种子，一颗颗玲珑剔透，血红色的，很逗人喜爱，寂寞的路上于是掀起了阵阵银铃，那是村童在争相掇拾；每当紅毛丹成熟的季节，园里又泛起一片紅霞。於是，银铃声又萦绕在树与树之间，对着那垂涎欲滴的果实，他们总是有办法可想的。

如今，那一片蔽日的浓阴在消失中。园里劫后余生的寥寥可数的紅毛丹树，也多半不结果实了。小径的左边代之而起的是一幢幢即将完成的洋楼，人们经过时总投以羡慕的眼光；而我经过时却总油然而起悒悒之感。我在为小径担忧。

小径的右边有几间破陋的垂荅屋。屋后种着几畦菜，还养了几只鹅，最初的几天偶尔撞见了，牠们总多伸长了颈项晃盪着，吵叫着。以后这种情形便再也不会有了，大概牠们

已把我当做朋友了。而每当经过时，我也总忘不了搜寻牠们，看牠们安詳地伏在树根旁，看屋后那几畦菜又長高了不少，我即有莫名的欢欣。

清早，一踏上这条小径，我便犹如闖进自己的天地里，不自觉地放慢起脚步来。在小径上，我可以悠闲地踱着，可以自由地遐想，可以聆听那来自树上的断断续续的「咕咕」，諛自己墮入童年的网里；或者踢一下綻开的含羞草，看它们含羞地低下头，諛小絨球上的露珠把裤脚沾湿而一点也不介意。我怎会介意呢？我只有恼恨我所享有的在这小径上的时间太於短促了。我只有恼恨我所享有的不必左避右闪为着一声刺耳的汽笛的权利太於短暂了。

那縱横交錯的柏油路——那潜伏着的醜陋的八爪魚已在望了。我於是貪婪地深深地吸入最后的几口清新的空气，想把肺叶灌个飽滿，虽然我明知道这不足於抵銷牠的几口濃墨，连同方才那霎时的寧静与悠闲也将消失无踪。

回顧小径，小径仍静静地躺着；而我感到惶惑，脚步也沉重起来了。

• 一九七四 •

## 瘋子

几年前看見他时是这副模样。现在还是。

还是蓬头垢面，还是滿臉鬍鬚，还是那一身的襤褸，还是那一股异味，还是赤着脚大街小巷地「生活」，还是很悠闲又很忙碌。

几年前他開始当「瘋子」时，人们对他是「亲切」的。远远看見他来了，人们嘩然：「瘋子来了！瘋子来了！」他来了，站住或晃盪着身子，手舞足蹈，或指着你口唇翕張，似乎在謾罵；然而人们並不介意，反而笑起来。而他臉含笑容，也並不生气。偶爾有人遞給他一小截拾来的香烟，他接过，拚命地吸，却噴不出烟来。他於是才悻悻然地头也不回地揚長而去。笑声在他背后爆起。

現在他又来了，人们却动於衷，小孩子也各玩各的，不再围着他逗笑叫嚷。当然，更不会有人遞給他一小截的香烟了。

於是他顛巍巍而来，顛巍巍而去。——

一个印籍中年汉子。

一枚被遺弃的「螺絲釘」。

## 无风的下午

午后，阳光並不很烈，然而窒闷。

一棵棵善舞的椰树，竟已木然。一粒粒土黄色、赤褐色或嫩绿色的椰子，竟如一粒粒怒目而视的眼球，一点也不可爱了。远处好几棵被雷击斃的剩下光秃秃的树身的，更是滿腹委屈似的，令人惋惜不已。

平时稍一惊动即議論紛紛的柳树，此时也都楞住了，完全丧失了抗拒的力量，低垂着的柳絲，看去有如深受凌辱的子女，忧悒地在向母亲泣訴。

香蕉树不再挥舞它的破裂的旗帜了。横拖着的那一抹败坏的、淡淡的影子，偶爾也轻曳几下，那許是几只週身烏亮的饞咀的小鳥飽餐而出，疾掠而过。而后香蕉树重又墮入寂寞的深渊。

塘里的水死了，蜻蜓不聿点，小粉蝶也不再翩翩了；蒼劲高大的老黄花树上，偶爾划出几声悽厉，几只黄鶯因争食而抖落了不少小黄花。然而老黄花树似竟无知觉，它已昏昏入睡了。

老雄猫悠然踞於屋后那口井边，合上眼，牠是否也觉得

窒闷？牠是否在养精蓄锐？然而牠也已昏昏入睡。

如此凝滞的下午，如此沉重的空气，我感到呼吸急促，我感到焦灼烦躁而渴望着几响破空而入的霹靂。

庭阶前，一队队的蚂蚁正行色匆匆……

·一九七四





## 莫名的悲哀

猫是一种很静的动物。至少在前天我还是这样觉得。

好久便一直想写一篇描写猫的静的文章。昨夜正握笔沉思，屋外忽传来阵阵嚷叫声，倘是婴嚎，却又那么悽厉、刺耳；我即刻悟起：那是猫在叫嚣。

霎时间，我楞住了，整颗心为失望所蚕食。

寻声而去，终于发现花坛上至少有三只猫弓着背在那里怒目相对，尖声嘶喊。我趋前去，顿顿脚，呼喝几声；而牠们仍弓着背，且叫得愈加悽厉。我怒不可遏。我曾以同样的方法对付夜啼的狗，牠们至少会退后几步，有者竟夹尾而逃；而体小如猫们竟如此刁狡！我於是更趋前去，怒喝且作撲击状，牠们才慢吞吞地离闲。

但仍悽厉如昔，一声声划破寂静的夜空。这回是在较远的籬边。我赶至，挥以棍子，牠们才分头竄逃，而后却又聚於屋頂。「嗚嗚」之声这回是由上而下，教人难以忍受且哭笑不得。

妻指着翻来覆去的縈兒。我苦笑。

重新提起笔时，我的心有如鉛块。頃刻间爱恨倒置。我感到莫名的悲哀。

## 孩子

有一晚陪妻观看一部电视片。片名已忘记了。但记得片里有这样一幕：女主角正在生产，男主角背着双手在产房外来回踱着，镜头或对准他底焦急的脸孔，或对准他底仓卒的皮鞋，大作特写，终于产房里传来几声婴嚎，男主角喜形於色，作势衝入；我看看妻，妻也喜形於色。妻当时正怀孕。她突然回过头来望着我，笑道：「以后你也会像他一样？」我明白她的意思，却很认真地答道：「我不会的。那是在演戏！」

妻临盆那晚，我确实没有背着双手在产房外来回踱着；我想即使院方没有限制探望的时间，我也不会那么做的。当晚我待在家里忙着通电话，一次又一次的拿起电话筒，就如垂钓者一次又一次的收回空线。好漫长的一个夜晚啊！午夜时分，终于传来扣人心弦的好消息。我把好消息最先传给父母亲。他们都喜上眉梢，不约而同的说道：「生男生女都一样，最值得庆幸的是母亲和婴孩平安无事！」

初尝做爸爸的滋味，那份欣喜实难以言喻。隔天赶去看妻。妻见了我，高兴得淌出眼淚来，频频对我道：「你看，

多可爱的孩子呵！」我端詳着妻身边的嬰孩：白里透紅的膚色，一雙眼虽緊閉着，却掩不住一臉神韻閃閃。我俯身想吻想抱，妻慌忙阻止我，然而，妻終於把嬰孩小心的安放在我那雙比好的手勢里。這時，旁邊的一位婦女也噁咀而笑，大約是笑我抱孩子的姿勢很古怪。接着，她又笑着對妻道：「這孩子很有笑容，很逗人疼愛。」妻听了，蒼白的臉孔如一朵綻開的花。

妻原本祈望第一胎是男的。如今看妻的神情，我的忧虑即消遁。啊，母愛到底是怎所偏私的！

過後整整兩個星期，我為孩子取名而傷透腦筋。過後想想，這或許是受教育，或許是顧慮太多之弊。不是么，屋后那對沒有受教育的夫婦，孩子生了五、六個，却從未聽說過為孩子取名而傷透腦筋的，而且取的儘是些古里古怪的洋名，每當他們在尖聲叫嚷時，那走調的聲音听來很是彆扭，也很可笑；當然，這是不屑取法的。

我也想替孩子取一個堂而皇之，意義深長的名字，於是搜索枯腸，於是忙着翻閱書籍、詞典，字倒認了不少，却終無所獲。最後竟放棄而取一單字「紫」，只求順口易叫，同時許多人連我自己都不曉得該字的方言读音。我覺得这样亦省事，就叫華語好了。

如今小紫已牙牙學語了。叫起爸爸媽媽尤其清晰动听。有時纏住你叫个不停，這時刻，縱有什麼不如意的事也會忘得一乾二淨。對於自身以及周圍的事物，小紫似乎也「認識」了不少：知道耳朵、鼻子在哪裡，知道什麼是狗什麼是

猫，提到玃机、月亮，她也会昂起头来呆望着天空。「这孩子的记性真好！」母亲有一回笑着说。我和妻也都有注意到。只是我的顾虑又来了：总觉得要在这样一张洁白的帛上作画竟也并非轻而易举的事啊！

小紫满一週岁那天，妻特地买了具玩具钢琴给她。小紫先是左看右看，捻弄一番，猝然猛力拍打，竟发出声音来。大约是用劲过猛，感觉到有点痛，她於是改用小指头一下一下的按着琴键，不时也发出音调来，她於是高兴极了，蹙着鼻子望着我们格格发笑，我们都笑了，她於是又拍起手来；然而不到几分钟，她竟坐到琴面上，用脚跟来踢打琴键，那声音更响，她也笑得更大声。大家都说这孩子很好动，兴趣难以捉摸。

这么小的孩子怎会有兴趣可言呢？

对于一些人的立意将幼小的孩子塑造成型，我总觉得那怪异是一种奢望、折磨甚或扼杀；虽然，在这样的社会里，总得为孩子而操心的，总得小心诱导。

。一九七四。

## 浮光掠影

在校方的資助下，学校的华乐队及銅乐队組队遊馬六甲、吉隆坡、金馬崙三个地方。华乐队負責老师L君和銅乐队負責老师Y君（一位女同事）麾下大军三十七名（勿惊，皆中三、中四学生，女生三十二位，男生仅五位），共乘一辆冷气旅行车，於九月一日上午出发；我忝陪末席，隨师北上。……

九月一日

一早起来，把妥攜帶的物件再悉数点过。六点五十分甫抵校门，学生即咧开咀笑起来：原来我的皮箱大小不啻於Y君的，L君也较我先抵步，他的行李简便，看了真教人欣羨。

虧L君想得週到，除攜来头痛发热、晕车等药物外，还買了三大包糖菓。

学生都到齐了。L君、Y君和我帮着分发糖菓。陈校長也赶来送行，看了，笑着说：『这些最实用，尤其在上金馬崙高原的时候！』（柔佛州还走不到三分之一，糖菓早已在每个人的肚子里了。）

七点十五分已经到了，车影却仍不見。七点半了，八点了，仍不見，学生於是开始埋怨起来。问陈校長，他亦茫然。

大家空焦急，都怕旅行车大摆烏龙。真是出师未捷「兴先扫」！

『对了，出发前应该未張全体照嘛！』L君提议。这意見倒很不錯，至少可以扫扫大家的闷气，且助長「士气」。

八点四十分，一辆大型冷气旅行车才如同一只大笨象似的直闖进来。学生一見，转恼为喜，不再埋怨了。（原来大家原先接获的消息是两辆会冷气設備的小型巴士。）

司机共两位：袁君和胡君。其实事实上仅一位，后者大約是「隆帮」北上，途中也有駕，不过隔天即不見踪影。导遊是陈小姐。

九点四十分，车越过長堤，抵达新山关卡。也並不怎么耽搁，大約我们是「教育考察团」，学生也都著整齐的校服吧！

第一站是前往参观距关卡二十六哩处之笨珍北干那那（*Pekan Nanas*）一黄梨廠。原接洽好於十点半抵該处参观的，看来恐怕「凶多吉少！」

黄梨亦称凤梨，在馬来西亜亦称農作物，以南方柔佛州为中心。学生對於黄梨当然一点也不陌生，且喜爱，在车上还大談特談，想好到时買一打半打回家大快朵頤哩！

十一点出始抵黄梨廠。大約是工廠重地，不准拍相，甚憾！廠内机器大部份停止閑动，据說由於昨日（八月三十一



日)是馬來西亞国庆日，部份工人补假之故。

在廠方人員的解釋下，虽走馬看花式，学生對於黃梨罐头的製作过程，也祇略知一二：知道最先須將運到的黃梨分等級（黃梨非人，更应等級分明。以大小、生熟、好坏而分为四等），知道如何將黃梨去皮，抽心，等等。由於機器停止閑動，廠方人員只好比手画脚，頗費心机！

『一粒内外俱佳的黃梨，除蒂去尾，削皮，抽出黃梨心，可置於罐内的大約不出十五巴仙！』大家听了尽咋舌头。

来到切黃梨坊地，看女工们手起刀落，刀法快疾，干淨利落。大家怵目惊心，深怕她们会把手指也切掉。然而她们却若无其事，一个切过一个，看来大家的疑慮是多餘的了。

来到包装部，学生最感兴趣！大小罐头堆叠如山，令人目不暇給。一磅装的据说两三角即可買到，学生闻說雀躍，正紛紛掏腰包间却忽得最新消息：銷售部門今日閑閉。

趁兴而来，敗兴而归，奈何！

驅車北上，在笨珍 ( Pontian ) 路二十七哩至三十三哩之間，映入眼帘的尽是一片片黃梨園，总面积当不下数千英畝。学生从未見如此一大片一大片的黃梨園，怎不嘖嘖称奇；孰不知黃梨園虽於馬來西亞各地普遍地种植，其种植面积在全国已閑垦总面积中却微乎其微！

笨珍路上某处，司机胡君忽停车。大家以为可下车小歇，但导游陈小姐並無报告，路旁亦無小店。探首窗外，但見胡君匆匆越过馬路，消逝於林野小径。学生任意猜测，议

論紛紛，平添不少樂趣。……

由於雨好大，時間也倉卒，馬六甲只好割愛了！古城仍是老樣子，觸目一片荒涼，途中偶爾可見三數只瘦削的老牛在地里肯（口旁）着青草。

抵隆「市都旅店」時夜幕已垂。該旅店有一部份仍裝修未竣，我們即下榻於該處。一踏進房，L君即大搖其頭，我亦有點愕然。

甚幸，一夜平安無事！

九月二日

早上，幾個傷兵（暈車嘔吐的學生）已復原了，精神奕奕。

七點五十五分抵默迪卡及國家體育場，學生對於它們似有新奇感，拍了相匆匆上車，前往湖濱公園。

之後，我們到黑風洞去。

學生都棄車不坐，樂於拾級而上，走完那二百七十餘級的石級，大家毫不鬆了口氣，且有一種「勝利」的感覺。

學生在課本上所讀到的懸崖峭壁、天然岩洞、鍾乳石等，如今都獲得印証了，得益匪淺！

下來時雖輕鬆得多，但也得格外小心，因為下過雨，石級濕滑，萬一失足，那後果真不堪設想！

別了黑風洞，趕往相距約七哩的美馬高原(Mimaland)。

美馬高原是新辟的旅遊勝地，經歷四年的籌建，斥資二千五百萬元（相當於我國五個裕華園的建費），今年七月六日方開幕，據說還是馬來西亞的縮影哩！

听了陈小姐的介绍，我心想，既耗鉅資，必然非同凡响。L君和Y君亦有同感。

十点左右抵达高原。从牌坊外向里窥探，学生当中有者开始埋怨了，说建筑、佈置等远比不上新加坡的裕华园。

『还没有进去看看，就乱下評語！』L君指着几个学生道。

入门票成人一元四角，兒童半价。既未之，則「遊」之，大家終於買了票，魚貫而入。

这里四面环山，气候宜人，极目望去是一片蒼翠欲滴的綠色，且野花处处，大有自然郊野风味。

那个面积三十英畝寬阔的人工湖，該是L君最感兴趣的，因为除了可供划船，亦可垂釣（L君是这方面的能手）；但为了安全起见，我们都不許学生下去划船或垂釣。

园内有一个胡姬花坊、花园、一段树膠园、大馬手工品陈列室及一座兒童遊艺坊（简陋得很，我怀疑能吸引兒童！）此外，在高原上还有一个据說是东南亞最大的天然水游泳池，开放时间是从上午十时至下午七时。学生多数都未知該游泳池的所在，因为她们已走得累了，紛紛找个地方歇息。

为了方便遊客享受美丽的山湖景色，該高原还特地建造了二十四座为有车阶级者而設的旅館，五座農舍式的木造小別墅，十间漁村式水上浮脚屋，一座浮水大餐廳、茶座等。

且不談美馬高原是否为馬来西亞的縮影，刚開幕不久的旅遊胜地，里面有好些建筑已显得有点「憔悴」了：如繞着人工湖而建的木栏便是。（我奇怪何以耗資二千五百万，却

不把它们筑得美观些、牢固些、安全些。)

十一点半离开美馬高原。到隆一購物市场遊逛。一点四十五分由隆馳往金馬崙高原。

上高原的柏油路是螺旋形的，很窄狭，勉强容得下两辆巴士，愈上升，路愈傾斜，弯角也愈多（約四百餘个）。

『大家数数看，沿路的大小桥梁共有多少？登上高原时，我委你们告訴我！』陈小姐笑着问学生。

这倒新鮮有趣。学生於是「一、二、三、四……」的数得好大声。我則在心里默数，但終於被窗外的景色吸引住了，分了心，大約不下三十道吧？

窗外仍細雨霏霏，烟霧迷蒙，山谷的景物模糊难辨，有些地方更是白茫茫一片，莫說景物了；远处起伏的山巒亦然，但見暗青色的峰尖浮於棉絮似的云海上。大家看了都嘖嘖连声，叹为奇观！

『好冷呵！』车上到三千餘呎处，有些学生便已頻頻呼冷了。

车内很静。学生不再歌唱、吵嚷了，不再数桥梁了。有者虽披上了冷衣，仍不停地在搓搓手掌哩！

膠园早已远抛在后头了，温帶的叢林连綿不断地湧現。旧地重遊，那些雄伟的針松和倔强的白楊树，仍傲然地立着……

我们的旅店是在最高市鎮（海拔四千九百餘呎）。抵步时已是入夜七時半了。雨仍下个不停。

九月三日

清早步出旅店，已七时一刻了，太阳仍藏在綿亘的山峰后面，山风吹来，如同刀鋒在臉庞刮削。

七、八岁的小学童，三五成群，提着小菜篮，穿著並不整齐，然而健康，小臉庞紅冬冬的，沿着柏油路上学去，和哆嗦着的我们相形之下，我们真太不济事了。望着这健康的、天真无邪的一群，我不由衷心地祝福他（她）们，愿他（她）们的将来一如高原的风光一样美好！

八时左右到菜园区去。

菜园区彷彿綠色的海，一畦畦的菜就彷彿綠色的浪，由山坡高处直捲到你的跟前，再往下捲到山坳里。菜的种类很多，其中最多的該是包菜了。

置身於綠色的海洋中，我不禁对劳动的人们肃然起敬。那嘈杂、猥褻的市声已离我远去，我可以从容地沉思、遐想……。

学生則忙着購買高原特产的吊花及其他瓜菓。那里亦有专售蝴蝶等昆虫标本的小店，然价钱並不怎么便宜。

离闲菜园，到山坳处一花园区遊览，然后又匆匆赶赴一茶叶製作工廠参观。該廠設在海拔四千七百呎的高原上。

馳往該廠的柏油路，愈行愈狭，有好些地方仅能容一辆车行駛。在四千余呎一直角转弯处，司机袁君費了好大的劲才把车子转过去，大家俯瞰深邃莫测的山谷，心里难免有点惊恐，且都怪起冷气「大笨象」来了；然已进退維谷，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车子緩慢地蜿蜒而上。在我们的右边尽是一望无际的茶

树，一叢叢高約四五呎，叶片青翠可愛，远望过去，有如鋪上一張氈边的綠色地毯。可惜我們遇不上茶花盛開季节，倘遇上，那淡黃色的花朵點綴其間，茶山的景色将会更加嫵媚的。

十点四十五分抵达該廠。剛下車，即見一隊男女工友（華、巫、印籍皆有）匆匆地跑進廠內，大家最初还以为工廠發生了什么事情哩！

廠內的空氣污濁，一股苦澀的氣味教人難以忍受。一位身材高大肥胖的印籍廠方人員帶我們到各部門參觀。由於機器聲震耳欲裂，站在後面的學生大約只能見到他那不停地翕張的大口，而听不到他在講什麼了！

據他告訴我們，茶葉可分成好幾等，以顏色來分別則色愈黑者愈佳，淡者次之，呈紅色者則較差，此外，尚有葉及莖攪拌者，則屬劣等。

學生茫茫然地跟着他上樓下樓，轉左轉右，好不容易（其實不過廿分鐘）才來到包裝部，這裡靜得多了，那股苦澀的氣味亦淡得多了。女工們看見我們竟視若罔睹，有者忙着秤茶葉，有者忙着將茶葉裝進大小吊盒，忙着糊上嘜頭吊等，不敢稍息。

參觀過了包裝部，Y君問他是否能送給學生每人一小包，讓學生高興一下。

他听了蹙着兩道濃眉，如遇上大難題似的，躊躇了好一會，才點頭說可以，但不能每人一包。說着回過頭去，把手一揮，一位印籍女工趕緊放下工作，跑了過來。他歪著頭噉



咕几句，那女工立刻又跑回去捧来一小吊箱茶叶，里面大约有数十包。

他拆开吊箱，抓起一包茶叶，端详了一会，突然板起脸孔，那两道浓眉这回是紧蹙在一起了，那两颗眼球更像斜朝那女工丢去。他终于张口厉声喝骂，且抓起一包包的茶叶，狠狠地掷在地下，然后把那小吊箱也扫落到几码外去。

这猝然而来的变化，任谁也万料不到。我们都愕然；他歪着咀仍在叽哩咕噜，我们都摸不着他在骂些什么（他骂的是印语），但见那女工爬在地上寻拾那些散落各处的茶叶，神色仓皇。

『如果是我，一定辞职不干！』

『我才不怕呢，非跟他大吵一顿不可！』

『……………』

学生交头接耳，议论纷纷，都在为那女工抱不平。

那女工想必把最后一包也找到了，捧着小吊箱默然离去；我的心有如铅块，那感觉比适才闻到的那股苦涩的气味还要难受得多。

蹙着浓眉的终于点数了二十四包普通茶叶（每包二安士重）交给Y君。Y君苦笑着告诉学生。但学生对这些已然兴趣全失了。

十一点半循原路折回旅店。一路上阳光很好，照在身上暖融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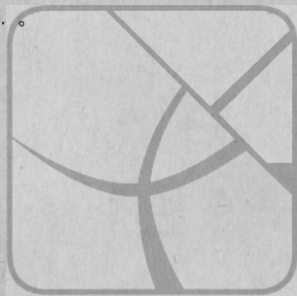
晚上却飘着细雨，气温降低。

学生还在玩着游戏，舍不得入睡，显然已将明日数百哩回程的在车上颠簸的苦难置诸脑后了。

L君虽初上高原，对高原却已有了感情，告诉我改次有机会将再来游玩。

重登高原，我则有着太多的感触。对于高原——这位朴实宏华的农村姑娘，是爱得更加深沉了；但却又总觉得有一种难言的缺憾。

呵，几时烟消雾散，那时，阳光将会更加美好！那时，这位朴实宏华的农村姑娘将会开朗地笑、幸福地笑，一如春日绽开的花朵……。



·一九七五·

封面设计：莎笏



出版：而今出版公司

28-A, Jln. Ang Siang Kong,  
Singapore, 18.

印刷：新的印务公司

日期：一九七七年五月

定价：S\$1.20